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百七十四

南菁書院

求古錄禮說十二

臨海金鶚誠齋著

廟制變通說

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此止言其常而未及其變而時有不能不變通者要必無拂乎經合乎先王尊祖之意而後可行也朱子周九廟圖宣王時穆懿夷三昭其孝厲三穆按孝王爲其王之弟而以繼其王爲穆世次雖不紊而不免弟據孫廟夷王本爲穆而反居昭厲王本爲昭而反居穆世次悉紊且拘于廟數設或兄弟四人竝立爲君祭且不及祖矣此蓋不知變通之義也馬貴與萬充宗皆駁朱子之說是矣然馬氏以創建之失宜

而謂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其
爲一廟之渾成萬氏亦主同廟異室之議謂兄弟相繼則同廟
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
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者此其說亦不合於禮也夫均是祖
宗乃一則獨居一廟而致其尊崇一則共居一廟而處於狹隘
可乎先王事死如事生命士以上父子兄弟皆異宮焉有生則
異宮而死則同堂者同堂異室起于東漢豈可以後世非禮之
事而指爲古制乎

同堂異室之非禮
朱子嘗極辨之

考工記謂世室卽明堂非

宗廟也宗廟與明堂迥異

鄭氏謂明堂同制
非也詳明堂考

止有一室竝無五

室之制苟使與明堂同四室分列四方殊非左昭右穆之義又

天子當七廟

鄭氏謂天子五廟非
也說詳天子四廟辨

而止有五室何以處之故知

五室必非宗廟之制也古宗廟與路寢同制堂後爲室序外爲夾室夾室視正室甚狹神主必居室中若兄弟同廟何者當居正室何者當居夾室若堂後別建一室成何制度且或兄弟三四人同廟又無地可建抑或于正室中爲數石室古者神主藏于石室石室在室中西壁所謂宗祏也其制甚小略與今之神龕相似竝列一方旣恐不能容而更不可以行祭然則同廟異室必非古制明矣張子云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卻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此說至當不易蓋所謂七廟五廟者以世數言非以廟數言也呂覽言五世之廟大戴禮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其明證也古者天子始立廟之時止建七廟其後有功德當宗者

則別立廟宗無定數廟亦無定數也如殷有四宗

先儒謂殷有三宗太宗中

宗高宗也然祭法云殷人祖契而宗湯是湯亦爲宗成湯受命有天下必百世不遷則謂殷止三宗者非也

周有文

武二世室皆後代別建者也夫旣可以功德而別建廟則兄弟

代立者亦豈不可別建廟乎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

人爲王則當武丁時并祖宗廟計之凡十二廟

馬貴與謂當必創十廟非也

不止七廟也蓋天子之宮甚廣都宮之中必有餘地以備益多

卽或不足亦當拓其基址以爲之馬氏謂于太祖之左右創造

廟堂以崇奉先人正所以安神明而對偶偏枯固無傷于義也

夫不思尊祖敬宗而徒欲以聳人之觀聽此豈仁人孝子之心

哉由是言之朱子之論知同堂異室之非而紊昭穆之世次馬

氏萬氏之說知昭穆之不可亂而拂先王尊祖之意一則不知

變通一則變通而不合乎禮其失同也然朱子之非後儒多知之而萬氏之非後儒多莫知之顧亭林任翼聖蔡氏德晉秦氏蕙田輩皆推明萬說而古制幾湮沒矣惟江慎修羣經補義與張子同足正羣儒之失然未引張子說又未辨衆說之非鶚故述張子而詳辨之此事禮經但舉其常而未及其變蓋秦火以來書缺有閒不可得而知矣以理推之張子之論近是

天子迎賓考

天子迎賓之禮本載在儀禮經中此經今多散逸周官有其文而未詳晰說者多誤大行人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疏

云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齊僕云
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
車送逆之節鄭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
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賈疏云春夏受贄於朝
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今言朝覲宗
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
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
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乘車出大門但迎公諸侯以
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文王廟外天子還服朝服立于路
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贄而入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
享有迎諸侯之禮薛氏禮圖云天子迎公訖更迎侯伯迎侯伯

訖更迎子男餘與崔氏同陳氏禮書云齊僕朝覲宗遇皆棄金
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其送迎之
禮竝同然朝宗于朝王於堂下見之覲遇于廟王於堂上見之
周官義疏云天子迎賓至廟非入朝朝禮無迎法而三享則殺
故先行朝禮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講賓主之禮迎入廟而行
享案諸說皆非也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時是四
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
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鄭注未嘗言春夏當謂
四時皆迎疏家因曲禮注而誤會之也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
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嚮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

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

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逆之乎覲者

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

詳朝覲考

鄭氏乃專以覲

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

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

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

詳朝覲考

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

受摯受享必同日

聘禮覲禮皆然

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

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

迎之乎崔氏謂王迎諸侯諸侯入至文王廟外還服朝服立于

路門之外以廟門外有次諸侯于次易服也果爾諸侯既至廟

門又出而至于朝卒又入至于廟何其迂邪天子諸侯初各冕服既而易朝服後又易冕服何其繁邪受摯重于受享乃受享

冕服

見覲禮

而受摯反朝服有是禮乎天子但迎公不迎諸侯以

下近於簡慢薛氏謂三等皆迎則又失之繁猥矣陳氏禮書周官義疏俱謂四時皆迎合于齊僕之文然禮書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于廟于經無據仍襲鄭氏之謬說而少變之耳夫受摯受享皆必于廟聘禮猶然況朝覲大典乎義疏謂三享禮殺可以迎賓講賓主之禮然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于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主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曲禮言覲時諸侯北面朝時諸侯東

西面是覲明臣禮朝待以不純臣乃謂先於朝正南面之尊然後於廟講賓主之禮先後輕重皆倒置矣故曰諸說皆非也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其後行饗食于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燕禮輕故不迎之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棨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必言朝覲宗遇者以饗食不專在諸侯朝覲

列國大夫來聘及養老皆

有饗食禮

故特著之也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

此備舉四時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

陳氏誤謂六字平列故言

朝覲宗遇皆迎賓

奈何後人反謂秋冬不迎賓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

法此獨得之見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間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鄭注齊僕

引大行人賓主相去上公九十步云云又引司儀車逆拜辱及
出車送不知大行人賓主九十步等文與此不合此所言送迎
爲饗食之禮大行人所言非饗食之禮也考司儀車逆車送在
廟中將幣時乃諸侯相朝禮諸侯之于天子尊卑相懸豈可以
兩君敵體爲例乎古者玉亦曰幣詳朝覲考將幣卽授玉鄭引此比
例是謂秋冬覲者天子迎至于廟而行覲也然經備言朝宗覲
遇知非但秋冬之禮故并引大行人賓主之閒解之其注大行
人謂大門外交擯三辭交擯三辭此兩君相朝禮天子之于諸侯不當有三辭也鄭誤引矣江慎修曾
正是謂四時皆迎其迎在初來朝覲時與陳氏禮書同蓋謂春夏迎至于朝秋冬迎至
于廟也非受享時也賈謂朝無迎法惟受享則迎失鄭之指矣夫
鄭謂四時皆迎是也而以爲在朝覲時則非賈謂迎在饗食時

是也而以爲秋冬不迎春夏迎于受饗時則非皆未合于禮也

其下文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

皆如之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

主之間也

注云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疏司儀云上公大夫五十步侯伯三十步子男二十步

司儀

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旅擯

旅讀爲臚陳也

三辭拜辱及退拜送聘禮

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是所謂旅擯

聘義所謂介紹而傳命也然則卿大夫聘于鄰國主君出迎亦

旅擯則亦有賓主相去步數

鄭注亦云公使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

而諸侯

之卿大夫聘于天子者亦宜然矣故知大行人所言諸侯之卿

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介與賓主之間也

公執桓圭以下及擯百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擯主之間言之

諸侯于外國之臣

自可迎之陪臣于天子尊卑懸絕天子必不出迎而亦云賓主之閒若干步然則諸侯朝覲所言賓主步數必非天子出迎與諸侯相去之步明矣此其說有二天子既不可自迎亦不可使人攝諸侯至遠郊天子使小行人逆勞至近郊使大行人逆勞至國門當使冢宰逆勞舜典舜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也此在外可攝既至大門外各陳擯介若使冢宰攝迎有嫌于王矣故不可也所謂賓主之閒特虛擬其位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閒也

本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

以聘禮觀之大門

外旅擯當有賓主相去步數此時君未迎賓也則賓主之閒亦擬度言之耳及君至大門內迎賓賓必進而近君無復七十五

十等步矣聘禮如此則覲禮更可知鄭解賓主之閒謂大門外

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其誤甚矣

王不當迎而謂迎賓誤也聘禮公迎賓在大門

內則王即迎賓亦止當在大門內乃謂出大門又誤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考之周

官朝觀會同皆大宗伯爲上擯會同肆師爲承擯常朝小行人

爲承擯

上公五擯侯伯四擯疑大行人亦當爲承擯

嗇夫官卑宜爲末擯

本鄭注

末擯

承命于侯氏而告于天子則上擯事也有上擯有末擯必有承

擯其爲交擯可知云告于天子必與天子相近其交擯在廟門

外可知

本賈疏然周官大行人疏又云在大門外蓋從鄭注而誤也

又可知天子不出迎而

賓主之閒爲虛擬其位也此一說也大行人上公介九人朝位

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等句及凡諸侯之卿以

下三句蓋通諸侯相朝聘言之

桓圭等句自專指朝天子言

其上文云以九

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可知

通侯國之禮也兩君亦可言朝故亦曰朝位兩君敵體正可言

賓主之閒此又一說也若朝覲後饗食則不交擯觀公食大夫

禮無旅擯之文與聘禮異可知天子饗食諸侯亦不交擯也蓋

初來朝當交擯以傳命既已朝覲又行燕禮

天子禮諸侯有饗食燕此以輕重爲

序耳若論先後則先燕次食後饗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也詳饗禮考

相見數矣何復須介紹傳命

乎不交擯賓主之間公不得有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矣天子

迎賓于大門內

以聘禮知之

南面旅揖之諸侯宜各近天子北面拜

稽首

天子不出大門不西面不先拜諸侯不東面而北面稽首不敢當客禮也

天子宜荅一拜

鄭注大祝

云一拜

荅臣下及出天子送之亦然送逆皆立于大門內當無遠近之

差蓋若一一送逆則不勝其煩既同時送逆則不得分爲遠近

等差矣齊僕所謂各以等爲送迎之節者謂一人特饗食者也

賓是公當最近大門若侯伯則稍遠于門幾步若子男則又遠

幾步此之謂各以其等也

王饗食禮亡其送逆步數不可知矣以理度之總三等當不得過十步則

非依命數爲

其步數與大行人迴殊故知賓主之閒步數必在

差可知也入覲之初也然覲禮乘墨車偏駕不入王門

偏駕謂金路象路之類

則大

行人所謂公樊纓九就貳車九乘非覲時禮矣

賈疏謂春夏行三享可乘命車

非

蓋此節是襍記諸侯朝覲之禮統始終言之非一時事也公

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介九人朝位賓主

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此覲時禮也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此饗

食時禮也

饗食不執命圭冕服亦不得如命數詳饗禮考

禮九牢此致饗餼禮也出入

五積三問三勞此在館在途禮也說者必以爲一時之事宜乎

扞格而不通矣

皮弁布衣辨

皮弁之衣經無明文鄭氏注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注周官司服皮弁服亦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後儒皆從之鶚竊以爲非也古人之服表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謂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蓋表裏欲其相稱故繼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其色如一色旣宜一則用布用帛亦宜於一矣若以帛裏布是不稱也且帛貴布賤貴者宜在表賤者宜在裏

表衣謂之上服蓋表裏猶上表衣加于下裏衣在下也

綠衣黃

裏詩人所以興歎也今以帛裏布是貴賤易位矣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